金观涛与刘青峰：一对神仙眷侣的学者生涯

来源：闻道不分朝夕 微信公众号　　2021 年 4 月 5 星期一

每本书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人。——钱穆

▌初识金观涛

1996 年，我（本文作者木星——编者注，下同）在桂林上大学，喜欢乱翻书。当时看电视片《河殇》发现有两个顾问：金观涛、厉以宁。

于是我去学校图书馆找金观涛的书。我只找到了一本很薄的小书《在历史的表象背后》，读后惊为天人。从此不再往上找，因为我知道：这就是源头。

自初高中开始，我一直很喜欢读历史书，但当时读过的历史书大多是以事件或者英雄人物为线索，讲述一段纷繁复杂或者可歌可泣亦或是浊浪滔天的故事。

这些英雄人物固然值得尊敬，但他们真的能靠一己之力，改变整个社会的变迁吗？我对此持怀疑态度。一开始，我比较欣赏黄仁宇的作品，因为他从宏观历史的角度，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的种种无奈。

但是即便是黄仁宇，也没能像金观涛那样分析历史。金观涛的眼界异常广阔，他似乎是站在两千年以外的宏观视野，看到了一个我们熟视无睹的历史现象：中

国的历代王朝就像一个机器，不断地崩溃和自我恢复，这就是“超稳定结构”。这种立足于社会体系结构的分析方法，让我大开眼界。

▌两个关注中国命运的学者

《在历史的表象背后》——这本 1984 年出版的小书的内页印着：“走向未来”丛书编委会，副主编：金观涛。于是我又顺着目录找到其它几本书。

其中一本刘青峰的《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》，也让我爱不释手。这本书探讨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，最后将其主要归结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结构。这个结论至今让我掩卷叹息不止。

最让我感兴趣的是：**这两个作者似乎非常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，他们做这些研究并不是为了学术上的成果，而更多是希望对社会起到某种推动作用。**所以两本书都写得很通俗易懂。

作为一个爱看书的人，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这几本书的借阅情况：《在历史的表象背后》借的人很少，书基本上是新的，唯独借出过一次，还是在 1990 年。《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》则被借出去得稍微多一些，但也完全没法和琼瑶、金庸的小说相比。在这冷清的借阅单背后，作者想必很孤独。

现在来看，九十年代真是一个荒芜的年代。你要找的书根本找不到，要找到一点关于金观涛、刘青峰的消息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我身边的人对学术、历史感兴趣的更是一个都没有。有时想一想，真不知道八十年代思想界那样热烈的交流是

怎样实现的。

到了 2000 年，网络开始普及，后来我从杂志上知道了 google 这样的搜索网站，我搜索了一下“金观涛”，结果找到一个叫《二十一世纪》的杂志的网站。

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杂志，作者囊括了各个学科的人，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个杂志连主编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编辑：刘青峰。

在这个唯恐自己身份不够高的红尘俗世里，编辑恨不得都标上主编的头衔，副教授都恨不得写上教授，经理恨不得都写上 CEO，结果这个主编却只谦虚地写上：“编辑”。

在《二十一世纪》杂志网站上，有金观涛、刘青峰等人的电子邮箱。于是我试着发了一封邮件给刘青峰，问怎么能买到他们在香港出的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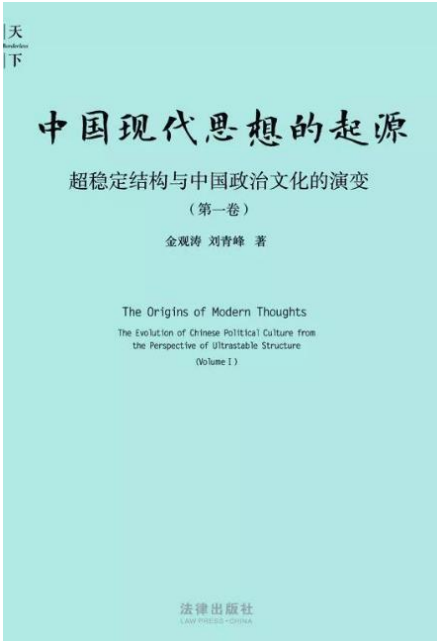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刘青峰的回信，告知可以去香港 XX 书店的网站上买，也可以亲自来他们编辑部拿，选择后者可以打个七折。

2008 年，《观念史研究》在香港出版。我从网上买到这本书，看前言，我才知道这个数据库经历了多少困难。这本书出来得实在是不容易！金观涛既要做本身的学术研究，还要教书上课。

而刘青峰一方面要处理数据库的问题，另外还得每两个月就拿出一本杂志……枯燥的校对及分析海量的数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所有这些工作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下来的。我至今也没有问过他们这个问题。

▌枯燥的哲学原来很有意义

2003 年上半年，我终于拿到了金观涛和刘青峰在香港出版的几本书，高兴得要命。摸着光滑的封面都舍不得放下。

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》，这本书让我明白：原来枯燥的哲学也是有意义的。我更加惊讶于他们渊博的学识，从社会史到思想史，然后又是观念史，几乎所有历史问题都在他们这里百川归海，一一得到解释。

金观涛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论，即系统演化论，它来源于控制论。先是做出清晰的定义，严格划定研究的范围，让人弄清楚问题的根源，然后再进行分析。他把分析对象看作一个庞大复杂的机器（系统），来研究它的演变过程。

相比起其他人写得含混模糊的思想史、哲学史，他更注重每个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，并解释出这种变化的缘由。这一切犹如庖丁解牛一般，豁然而解。这种方法只有理科出身的他才能想得出来，处理文科这种含混模糊的理论实在有石破天惊之妙。

2009 年，当看到金观涛在《历史的巨镜——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》一书后记中悲壮地写到“为了坚持而坚持”的时候，我们不禁感慨世界变化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**他们虽然在做学术研究，但其目的其实还是试图找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。**

虽然从 2002 年开始通信，但是由于金观涛、刘青峰一直在香港，我一直在大陆，所以也没有机会见面。

那时只有北京等少数一线城市的户口的人才有资格去香港，二线城市的人是到 2008 年以后才有机会去。既然我无法去香港见面，又忙于工作，所以我们中间中断通信达四年之久。

后来当我把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》的读书笔记发给刘青峰的时候，她说这就像古代的以文会友——这个“会”，更像是“神交”。所以我们其实当了很多年的笔友。

真正的会面是在 2009 年初。而且先见的是刘青峰，半年后才见的金观涛。见刘青峰是在北京。当晚金观涛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讲课，没能一起来北京。我和另外两个金粉按照约定，在刘青峰家附近等着。远远的，看到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的中年女士走了过来，同行的朋友急忙招手。

刘青峰一见面就亲切的说：金观涛让我代他向你们问好呢！说得我颇有些受宠若惊。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读者，竟然能让大学者惦记，可不是一般幸运！

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，刘青峰当年可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女，她曾经写了本小说《公开的情书》。因为这本书用的是笔名：靳凡。所以即使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大多也不知道作者是刘青峰。

这本书，在 70 年代凭手抄本就红遍大江南北，80 年代出版了小说单行本，更是一纸风行。据说收到的读者来信要拿篓子装。小说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的恋爱故事，故事原型就是她和金观涛的恋爱故事。

这期间，尽管互联网经历了从论坛时代、门户时代再到专业网站（如豆瓣网）时代的变迁，但网上关于金观涛的介绍几乎还是没有，我写的帖子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。**我始终是个孤独的行者，几乎找不到人去谈论这些东西。**

2009 年，我在豆瓣和时光网分别注册了两个金观涛研究的小组，专门向网友介绍金观涛、刘青峰的思想。从此，我身边开始聚集起一帮金粉。

作者：靳凡（刘青峰笔名）

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

一般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，不过金观涛家反了过来：金观涛主内，管钱，负责做饭；刘青峰则做雕塑，在外面张罗各种事情。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组合。看着刘青峰这么乐观、幸福，让人不得不羡慕这对神仙眷侣。

金观涛似乎很喜欢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，特别喜欢学生问问题。也许对于他来说，这才是“活着”的时候。

在大多数高校教师写书只是为了一个教授职位的时候，在更多博士硕士论文只是为了放进故纸堆的时候，他似乎更在意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对社会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。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意学术界和专家的评论，而是说这些专业领域的认可不是最重要的。在金观涛宏大视野的历史研究背后，是对社会思潮的热切关注。

在香港那样贫瘠的文化沙漠中呆了多年以后，在他以为没有读者存在的时候，竟然有这么多人来听他的讲座，问他问题，可想而知，他是多么高兴。

别的学者都争着去各种商学院讲课，一堂课能收上万的讲课费，他们本能拿得更高。但金观涛似乎要对抗这种风气，别人请他讲课，他从来不收钱，说是这是歪风邪气。

金观涛爱做饭，但是为了挤出时间工作，他们吃得都非常简单，楼下买点熟食，喝点粥，吃点面就完了。金经常是一边做饭，一边看书。

不过奇怪的是，金观涛天天做饭，从来不穿围裙，永远穿着正装在那炒菜。**他在家里也这样，从来都是穿着很正式的西裤衬衫，头发一丝不乱，从来没见过他们穿着睡衣走来走去。**

他们在香港呆了二十年，在台湾又呆了三年，退休后回到大陆，但是他们从来不买特别好的东西，更不用提奢侈品了。

金观涛每天除了散步、遛狗，几乎不做任何运动，身体却比我们年轻人都好，很少生病。有次很多人一起在宾馆聊天，空调开得极冷，我都受不了，躲到冷风吹不到的地方，并加了件衣服，结果金观涛穿着短袖衬衫，坐在风口一点事都没有。

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有上帝，就是安排他来完成这些工作的，在他没有完成这些工作之前，是不会把他带走的。

所以金说，我们是患难夫妻。刘身体不好，结果她还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又是当主编，又是做数据库。我简直怀疑，她的效率高得也太离谱了。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，金观涛向来只管拍板做决定，其它所有事情都是刘青峰来处理的，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能同时完成这么多事情的。

2011 年 1 月 1 日，他们的儿子金帆在北京结婚。当时金帆还在美国读书，没有办法操办婚礼。于是 2010 年 10 月，刘青峰就从台湾飞过来指挥安排所有的事情，从定餐馆、定酒店，到定每个人的座位、看场地、谈司仪……金观涛就在旁边跟着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表示一下在场。

金观涛与儿子金帆

一天全部安排完毕，最后我们一起吃饭，金观涛举起酒杯，说感谢我们大家辛苦帮忙。刘青峰立刻跳出来：那你也要感谢我，帮忙干这么多事。在场的人都要笑昏掉。

伟大却又平凡的伉俪学者

金观涛写作很有意思，大部分时间在想。因为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太强，所以他看书、写作从来都是抽取别人的部分观点，很少跟着别人的思想走，他写书的时候，放一大堆书在旁边，想起来就翻一翻，大部分时候是在思考别人为什么这么讲，然后用自己的理论把它讲出来。

金观涛的理论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，一环扣一环的推导出来的。

当然他的理论也有错的时候，这时刘青峰又充当批评家的角色，把错误给纠正过来。1993 年，《开放中的变迁——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》一书在香港出版。

这本书其实是金先写了一个版本，刘看了以后说：你这写得不对。你完全是按照韦伯的路数，用思想史来讲中国近代史。金气了一个月没有和刘说话，最后还是同意刘的意见，把整本书重写了一遍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他们用了很多经济史的资料来讲中国近代史的变迁。

2013 年 12 月，我离开北京，从此结束了没事去他们家蹭饭的日子。每次他们都会送我到地铁站，顺便饭后遛个弯。他们转身离开，我看他们的背影慢慢消失在人群里，觉得他们其实和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区别。

他们住在闹市区，天天出来买菜，估计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大师级人物。也许，这就是“大隐隐于市”。

金观涛、刘青峰夫妇

金观涛老师曾说：“我是 20 岁去北京，40 岁到香港，60 岁来台湾。”金观涛老师如此概括他的人生。

金观涛 20 多岁的时候，正是文革“武斗”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开始对正统思想的反抗。作为北大科研做得很牛的理工男，他这样回忆道：“变动的大时代促使我开始思考历史、人生和哲学。如果没有文革，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，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。”

在两位老师看来。文革后的 80 年代是和五四一样的思想启蒙时代，遗憾的是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。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-TGf5TeFCFsBca1JGl8cCQ